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舉人臣吳之承

白孔六帖卷五十二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綏伐十一　軍期十二

禁軍譟兵十三

警備一　警急附

自預備不虞　古之善政防其侵軼　罔有敵於我師

聊以自固　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軍政不戒而備

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先縠彘子云云　儆而師徒有嚴險其走集

走集壘壁　明其伍候部伍相候望也　軍旅思險險阻出其覆緩之處當思念以度人　隱情

以虞言私度己情所能以度彼之能否　斥候　用戒不虞且無外懼是資中權

完其守備荒谷申儆　虞蜂蠆之毒　楚君之戒　分為二廣廣千乘乘隊也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吳國雖羸完修可息莒都恃漏失守用亡夜事請夜事守之事周禮糺守周禮以軍刑糺守守謂部伍也申嚴　設伏料敵　軍尚嚴終事資謀始握兵之要束甲之虞能軍　賈怠　刀劍不離身孫權曰昔雋不疑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君子武備不可無之勇夫重閉況國乎莒子恃陋申公巫臣謂之云云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公羊非吳子遏之自輕行于卑卒兵事以嚴終穀梁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飾城修守備也庀武守宋災子罕使西鉏吾庀武守鄭

災子產受兵登陴（登陴守備也）守關者備他盜（漢王曰）不設備（小秦師）

左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踞游也言無戰志）赤白囊（邴吉馭吏習邊事識赤白囊書刺取探候也）

魯擊柝聞於邾邊遽乃止（吳言上間）遽告于鄭（商人弦高過秦師）

乘馹　正營部（程不識正營部行伍營陣擊刁斗至明軍不得休息未嘗遇害李廣不然軍士樂從廣而苦不識）

孔嚴備常若有敵（李芃授河陽三城鎮遏使達練事宜嚴備常若有敵）

衆不敢入寇（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築鹽夏二城邊衆畏不敢入寇）以江淮甲給

太原增馬千疋（李吉甫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遥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疋由

是戎備全輯

發義兵堅壁 劉晏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襄陽丞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

陸贄曰 修封疆守要害塹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鬭

阨害之地俾置屯禦 獨孤及曰假令居安畏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置屯禦

武備張設 王鐸為侍中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繕器鎧武備張設

豫飭戰備 顏真卿拜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為生事非短真卿因名為刑部侍郎

繕甲兵

治陴隍 李晟進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孰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

陸贄上書曰 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

征邊備空屈

占勁兵三千

杜兼為濠州刺史德宗既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歴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修武備募占勁兵三千帝以為才

選親兵晝夜警

郭晞從征伐有功河中軍亂子儀名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側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

備邊

韋倫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約宜謹備邊帝喜其言

閱鄉兵嚴守禦

張鎰出為濠州刺史李靈耀反于汴鎰團閱鄉兵嚴守禦有詔襃美

吳少誠叛獨東畿有備

王翃徙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為有備闕東賴之

增陴濬隍

顔真卿為平原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材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

其可弛柝

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受降城碑

分兵防守

特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意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即須分兵防守以備寇虞列置府兵分隸禁衛陸宣公奏議太宗萬方底乂猶務戎備列置府兵分隸禁衛總戎備彊敵杜甫詩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司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名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突厥頡利傳

無備二

白不備不虞 不可以師 請先者去備薄威 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臧文仲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莫敖伐

羅不設備而敗縊于荒谷恃陋莒子恃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二都疆場無主

以啓戎心卑邾魯及邾戰公卑邾邾不設備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蜂蠆有毒況於國

乎易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下陽不懼而又有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納斥候示不

相備以藩為軍示不相疑狎敵穀梁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之謂狎敵罷

屯漢韓安國史漁陽得生口言匈奴遠即上言田作時請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至上谷漁陽安國嘔血而

死也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主父偃雖曰薄

威且非重閑不整營伍李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

書然遠斥候未嘗遇害軍陣立成耿秉行止不結營部遠斥候有警急而軍陣立成讀孝

經涼州刺史宋邊患多寇令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使知義盖勳時為漢陽長史諫曰崔杼弑君慶父簒位齊魯非無文學令不急静難之備云云邊不從奏行之果被詔責之

輕裘緩帶 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也

孔不料天下安危事 崔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不數月朱克融亂復失河朔

以精兵掩不備 侯君集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為磧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逌峘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齎深入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

毀垣而出 王世充隋大業十年齊賊有孟讓者轉寇諸郡至于盱眙世充拒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畧栽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為方陣外向毀垣旦而出奮擊

大破之

賊不虞來 楊恭仁爪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趫盪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

乘無備擊不意 劉仁軌時蘇定方伐高麗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今天子欲滅高麗未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秣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聲援接虜亡矣

救去盾鄭 崔義玄陳碩真反義玄發兵自統衆繼之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鄭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耶救去之由是衆為用

直擣其牙 契苾何力吐谷渾主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薛萬均懲前敗以為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為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

高仙芝討勃律 李嗣業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將田昣為左右陌刀將吐蕃兵十萬屯娑

勅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

握節登陴 李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

開門 朱延壽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圖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也

擣虛 南蠻傳蔡京貶死崖州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節度南詔攻交州進畧安南蔡襲請救發湖荆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防近而圖遠恐擣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門詔鄭愚分兵禦之

候其無備 屈突

通劉迦論反通發闕中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兵甲襲破之

擣不備

徐申進嶺南節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爨蠻抵蜀擣闢不備詔可

乘虛擣賊

張道源守趙州為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膂即詔諸將率兵影援俄而賊平

出其不意

五代高行周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

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

范廷光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廷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汴半夜行二百里戰于

城下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五代史

擣其空虚 康延孝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虚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曰李

不知兵所從來 馬嗣勳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為絲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五代史

敵心解弛 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意韓信襲歷下之軍李靖翦陰山之寇皆因敵心解弛故得

機計不遺宜選精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授首孟獲雖縱而必擒特立奇勲永光千古賜仲武詔

掩其無備適見度支報狀王宰已似納其情欵發使之時不先聞奏使受章表欲自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縈李靖擒頡利皆是納降之後潛兵掩襲只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武威建立奇功伏望降供奉官今日便赴行營自看進兵掩其無備兼許三軍重賞儻立殊功比類諸軍倍加賞賜賛皇一品集論劉楨狀

潛移兵取黃澤路任畹李丕與臣狀雨道魏城路陣後被賊掘坑塹至深恐進兵不得古人云戰不勝則易城而處伏望詔義忠朝請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賛皇一品制集

披闔不設備羌恠之不敢進崔知溫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人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披闔不設備羌恠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兵至破其衆

視其陣無法指櫬嗤

笑哥舒翰賊將崔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却或進以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𢹂唉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遯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王師大潰兵機事以速為神李靖事見謀畧門休祠房趨之崔光遠為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椎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鼓譟阻其前命驍士合噪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嗷過期何若曰棄之李光弼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崿嶺盡為賊磔子能盡守乎遂撽河南縱官吏避賊閉無留人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怒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賊帥周摯引却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偪陽懸布之巧

汧城鑿穴之奇無傳變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柳宗元南睢陽碑**塞其飛走**元稹代諭淮西書若聖天子推含垢之化圖不戰之功使環而守之塞其飛走則男不得耕女不得織鹽茗之路絶倉廩之積空不三數月求諸公於枯魚之肆矣**城中糧盡以筩容米**陳敬瑄傳王建為西州行營招討使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筩容米率寸鬻錢二百**梯衝外舞**企穴中偵鈴馬非艱折骸猶競柳文**李晟收長安**李晟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麾擊賊攻華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敗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為計豈吾利邪

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仙李廣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後隮苑垣為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令先斬公矣萬頃先登拔柵以入仙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殊死鬬晟令唐良臣等步騎犇突賊陣戍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蹴入白華賊伏千餘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令分慰居人絲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

悍燧威拜城上

馬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悍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禄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

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

環汴為三十六柵　梁本紀泰宗權稱帝陷陝洛懐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陝瑭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都而求救於鄆兗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代史

雲梯飛礮　五代張敬達石敬瑭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詔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

堅守百餘日　五代王環初孟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代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玭閉城不納處儔遂犇成都玭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

城有不可守者　大而人少小而衆多

糧乏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其不足土踈地下溉灌可潰邑闕人疲修緝未就凡若此類速徙之通典守拒法

閉壁清野 大梁都統李勉將大兵於大梁閉壁清野將誘其入境覆而取之朱泚賊衆集傅於城下築七山堞道以臨城又為層棚上以乾牛革為屋則居內雨射城中城中長兵勁弩皆所不及衆遂乘城而入勉不能抗擁衆宋州大梁遂陷韋奉天記

太祖遣葛從周畧地山東 下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陷五日而下三州五代

攻守三 圍附

白攻必取 漢高祖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破堅摧剛

攻無堅城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深溝高壘畏糧坐甲

躬擐甲

胄親受矢石必取之術堅守之心城若振槁晉釋宋圍能以德攻　金湯之守金城湯池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楚屈完謂齊桓公云云合圍十則戰漢書引兵法楚圍宋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華元却子反謂之曰魯連作書繫書射城中燕將得書自殺完守入保拜井泉湧耿恭守疏勒寇戎來攻　武守戎昭重圍　同得原於重耳信由是明比剋敵於荀吳義然後取易曰乘其墉弗克攻吉同人卦淩城齊侯親鼓士凌城男女乘城而戰以爾鉤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車鉤援引上城者木攻國之兵短守國之兵長周禮因壘而降文王脩德伐崇因壘而降晏弱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堙土山堞女墻先登倍則攻敵則戰穀梁曰衣絡以土山地道襲魏太祖太祖以長塹拒之雲梯衝車諸葛亮攻郝昭於陳倉以雲梯衝車臨城中照以火箭射之乃燒之梁麗莊子曰梁麗可以衝城不可以窒穴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陷堅摧剛楚子圍蔡里而裁城一里設版築也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輒徙合其圍也壘合鄭師哭遂取鄭也開一面吳志孫權征合肥久不拔張紘進計曰古之圍開一面以疑衆

心今圍之密誠懼併命死戰也

九攻九拒 史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褋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出曰吾知所以拒我者吾不言楚王問之墨子曰公輸意過欲殺臣然臣弟子禽猾等三百人在宋楚乃不攻宋也

龍韜潛運 定拔幟之奇謀 **鳥陣臨高** 起沈砂之妙筭 **縱敵生患** 違天不祥 **功振七畧** 勇冠三軍

孔乘城固守 張孝忠為定滄觀察使朱滔遣說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率師援滔乃解去遂全其軍

城固士和 康日知擢左武衛大將軍少事李惟岳惟岳叛日知與別駕及步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使王武俊攻之日知曰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田悅耳悅兵血濺邢壕可浮不能殘半褋況吾城之

完乎又給為臺檢示曰使者竊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引兵還斬惟岳以獻

非議事不下城 陳利正李希烈叛詔哥舒翰討利正為前鋒希烈攻曜襄城利正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

以數隊出賊攻城設百機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 張巡令狐潮以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機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

畫攻守勢 魯炅安祿山反拜上洛太守速行賊不敢向於帝前畫攻守勢遷南陽太守

突圍 同上賊將武令珣等擊之城中食盡米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餓者相枕藉炅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乃率衆突圍走襄陽

李翰張巡功狀表上之曰 賊盜神器

鴟視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屠師列城望風出犇巡守孤城不為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咽領敍賊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嗷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罵叱兇徒精貫白日

環壘刬塹灌以流潦

吳武陵吳元濟叛武陵遺以書曰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刬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元濟不悟

嚴兵締壘

薛收王世充據東京竇建德來援收曰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之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二賊可縛致麾下矣

為地道

崔寧為漢州刺史吐蕃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嚴武遣寧將而西旣薄賊城城皆累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許謀知之乃為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

齊攻四面

儻或神筭風驅天威雷擊使齊

攻四面各裂一隅彼若聚而待之則自窮分而應之則不足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侵腹背受攻首尾皆畏赤族之刑既迫輿櫬之計方施則固難期於曩之宥免矣

撞車機石 竇建德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

固守二年 李襲志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私產募士得三十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弘屢攻之不下遂固守凡二年

侯君集 討高昌拔其城

驅民保城 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

首鼠莫前 陸贄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翰之衆烏合也扞襄城萬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

完濬城隍 杜慆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慆勸出

家屬獨以身守慆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揺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慆之閒難完濬城隍閲器械無不具

圍凡十月

勛累攻不得志會拓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

飛棚聯柵

劉昌裔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環領軍許州又從府遷累進營田副使環卒上官涚知後務吴少誠引兵薄城涚欲遁去昌裔止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衆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涚許諾賊攻堞壞不得修昌裔密造飛棚聯柵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柵已立守陴遂安

掘塹以遏地道

劉昌李希烈取汴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

引漳水灌城

郭子儀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一時不能破賊中糧盡人相食

全十五城

元結史思明亂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

守險全十五城

帝狩奉天 渾瑊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泚日鑿壍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朱泚方據乾陵造雲梯廣數十丈施火輪濡氊及革冐之周布水囊為障指城東北創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詔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户城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

以死拒守 趙隱祖植當徳宗出狩變倉卒羽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

固壘二歲樵蘇皆盡 張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為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于户以備饌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門為警秦宗權不能守乃解去

嬰城自守 王重榮黄巢陷長安分兵畧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

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重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脅說都曰我所詭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攻掠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我則亡無日矣請絶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絶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犇行在

收殘卒嬰城

朱宣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曹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

增堞深溝

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确則固守增堞深溝為不可逼

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

趙犨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請節度府請犨為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事會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壍實倉庫峙藁薪為守計民有貲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犇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犨擊擒之僖

宗嘉其功遷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溵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肇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怒將必屠之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肇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肇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

雉堞崩剝呂子臧武德初朱粲新衂子臧率兵與馬元規并力元規軍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擒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振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剝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陷

手板畫地陳攻守計賈循從子隱林德宗引至卧内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

雲衝傅堞張巡安祿山反嗣吳王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畧賊還七月

復圍城以雲衝傅堞巡出鉤于杜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

增備固守

程千里還上黨長史賊將蔡希德圍上黨為賊執仰首敕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師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

傅城百里樹木皆刊

龐堅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炅表堅為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衝賊將何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單寡糧少而愿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賊皆雷噪夜半踰城入

悉完一州

辛讜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合淮南兵入城上讙呼慆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悉完一州

徹民鄣落為蓬籠

南蠻傳盧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

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為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右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梁鵝車四面攻上吽譟鵝車未至陴者以巨索鉤縶投膏炬車焚箱閒蠻卒盡死耽遣李璃張察率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徹民郭落為蓬籠如車轝下設枕木推而前不及城文匿蠻其內以穴墉揚恋以罌貯糞瀋沃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眾益治器械斧兵晝夜有聲將擊錦樓眾失色耽遣將出三面皆戰蠻引卻蠻利夜晦輒薄城閒呼嘯眾齊奮城上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

為擂石車 李光弼入太原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眾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為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一

植小旗城

東北隅望周挚軍荔非元禮李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周挚軍挚持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鵝撞車麾兵填塹數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為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

造雲旝三百具李密造雲旝三百具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礮進逼東都

坎墉先登李愬至懸瓠城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李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

以羸兵守危堞張巡令狐潮語巡曰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見忠義門

守睢陽巡亡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

飛鳥不敢過辛讜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挐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冐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

南蠻

傳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負入自卭峽關圍雅州遂擊卭州是冬竇滂棄州壁導江儲背峙械皆亡

按甲不出蕭顗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顗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衰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崤陝公何以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

攻之百端王彥章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

踰年不可下張源德守貝州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

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五代史

穹廬連屬如崗阜

張敬達契丹兵圍敬達也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崗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五代史

當其圍守時

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韓文

掩其不虞

賀魯敗降步真蘇定方命嗣業追之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霧晦風烈彼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緩則遠矣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陣而行抵金牙山賀魯衆適獵定

方兵縱破其牙俘數萬人

裴行儉 擢累安西都護詔行儉送波斯王旦為安撫大食使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王并言都支已擒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

不意兵之至 梁本紀秦宗權柵北郊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張晊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

不為備 梁臣朱珍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

雪珍趨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備遂下之

掩其不備

丁會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沇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

逆風而戰

張彥澤天大風契丹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契丹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擒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大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遁去

至青崗峽遇雪

康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

威聲大振

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李靖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突利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孤軍而至一日數驚四年靖進擊破之通典

賊醉不能師崔光遠拜御史大夫復為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稚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鼓譟狙其前命驍士合譟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噭俘一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

拜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為亂延賞奔鹿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諜知之遣將比干遂捕斬朏復成都張延賞傳

貞觀中吐谷渾寇邊以李靖侯君集任城王宗道五總管征之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合殺

傷甚衆大破其國

通典兵八出不意

火攻四

白公羊焚咸丘火攻也疾始火攻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水火之威疾其暴而不仁也縱火救火漢李陵循龍城于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上風縱火陵澤中亦縱火自救注自燒營旁草令虜火不及也析松為炬孫權攻合肥新城滿寵募壯士數十人析松為炬灌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殺權子弟權遂退兵燒舟船吳志周瑜救劉備與曹公遇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舟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幄欺以欲降豫備走舸各繫火船吏士延頸盡放火諸船同時火發風猛延燒岸上營人馬燒溺軍遂退敗也執燧象

以犇吳師楚昭王也繫火燧於象尾火發象犇觸吳師 燒浮橋岑彭伐公孫述事見水戰門 攻即墨田單燒牛事 孔推火車焚柵自晨訖晡馬燧遷兵部尚書初田悅新有魏博悅反圍邢州使火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崗築東西二柵以絕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逼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崗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爭擊大破斬朝光 焚賊渾瑊朱泚方據乾陵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為障指城東北創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名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乘風推梁以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 火棚皆燼韓游瓌進邠寧節度留後朱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城譙譟

佛祠乾木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堞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郭詢以鋭士三百持滿直出火其棚投薪于中風返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

乘風縱火

伊謹路嗣恭討哥舒晃以謹為先鋒下詔州戰把江口水湍駛乃為桴寘薪焉乘風縱火賊焚且溺不可計與諸將追斬晃

縛炬于樹徧山澤

王雄誕與李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晻張疑幟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追擒之

風順荻乾

李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屯高郵監軍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渡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敗

焚其攻具

李密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密與隔水陣化及瞋目為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乃

以輕騎五百焚其縱火焚三十餘屯秦叔寶從通守張須陀擊賊盧明月

攻具火終夜不滅

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即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

乘風火之王雄誕輔公祏擊李子通以雄誕為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祏乘勝追之反為所擒士皆走壁雄誕曰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渡太湖

杜咸

佯柯反咸監軍出討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譟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酋遂平之

焚四百艘

劉仁軌孫仁師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焚四百艘海水為丹

焚橋

馬燧田悅反燧進營倉與戰悅走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

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為埸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三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虜三千人尸相駢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

熛董漲天 朱宣全忠遣龐師古攻齊州宣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熛董漲天宣等大北

焚營 張孝忠田承嗣見其軍整嚴焚營去

縱火大呼 史建瑭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

一人縱使逸走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夜叩梁營斬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梁太祖夜拔營去五代史

縱火焚梁艦 王建及梁將賀瓌攻南城以竹笮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焚況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梢呼曰晉梁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笮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解圍去

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 營舍茅竹積芻穗粮軍營於枯草宿莽之中因風而焚之通典注

追犇五

白宣子曰逐寇如追犇軍之善政 彼竭我盈 晉敗

齊師于案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也）援再衰之旆（晉人旆以廣重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拔旆投衡欄曰吾不如大國之數犇也惎教也）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斬將搴旗（追犇逐北）逐倒戈之徒（乘破竹之勢）勿佚佚獲　逐利（追犇）困獸猶鬬窮寇勿逐　緩追逸賊窮寇緩之則走急則致死（趙充國引兵至先零先零望見大軍棄輜重渡湟水道進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大遲充國曰窮寇緩之則走急則致死）戰不逐犇（穀梁曰）孔乘勝入光泰門（李晟為招討使賊將張庭芝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麾蜂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敗卻僵尸相藉餘

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

古善戰弗逆犇

崔知溫遷蘭州刺史党項羌入寇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復其衆善才欲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犇且谿谷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

追敗

李光弼賊別將攻好畤破大横闕光弼追敗之

李靖兵法曰

諸戰鋭等隊打賊敗其駐隊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遥呌作聲援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趁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通典敵退追犇

契丹自中國多故

强於北方中國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耳遺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挺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王晏球

軍師 六

白荀攸魏太祖聞荀攸名與語大悦曰公達非常人吾得之計事以為軍師也諸葛亮為中郎將成都軍師辛毗魏典諸葛亮僑軍利在急戰每令持重遣骨鯁臣辛毗仗節為軍師以制之當塗得志有軍師祭酒晉書與服志田忌孫臏為軍師居輜重車中孔李敬業以魏思温為軍師李敬業開三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前盩厔尉魏思温為軍師取為謀主張瑠劉季述亂瑠徒步入洛泣喻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州欲取瑠為謀主不克

神助征伐七　祈禱附

白假言神助史記燕圍即墨田單令城中必祭先祖於廷蜚鳥下食燕軍恠之單宣言神來助令

日當有神人為我師有卒入曰臣可為師乎單東向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單曰勿言出入必稱神

祠子產 劉聰討李矩矩詐降夜襲之矩兵有懼色矩令祠子產揚言神兵助掩賊營大獲鎧馬

祈鍾山神 晉苻堅載記曰堅入寇望見王師部陣齊整又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望所見若有力焉

秦伯以壁祈戰于河 傳

奉太一旗 見旌旗門太一注

求神不設備 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尤甚為會稽內史孫恩攻郡凝之不設備入淨室請禱語諸將佐曰大道許鬼兵相助遂為恩所害

渡河冰合 後漢王霸元伯從世祖南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呼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可濟衆大懼使霸視之霸欲且安衆令至遂跪曰氷堅可渡遂前比至河氷果合遂獲渡世祖悅霸謝曰神靈之

祐也

孔安言有神呼野中

康承訓詔黜中觀察使秦正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龐勛遣吳迥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渡淮盡碎其營初勛之遁懼衆不軍安言有神呼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

方渠青蛇

楊朝晟為邠寧節度使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為停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

遇雪誓神

俄而和霽

王晙進并州都督長史突厥默啜叛敕晙將并州兵濟河以討晙倍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晙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晙自東追道及之獲級三千

殺牲祭川

高仙芝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仙芝乃分軍為三使疏勒趙崇毗自北谷道撥

換貫崇璡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為栅兵九十守之城下據娑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齎三日糒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霑韉不濡兵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而陣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

聞廟廷甲馬號令之聲

壬午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三萬人以救無諸是行也宿衣錦軍武肅王廟廷有聞甲馬號令之聲凡數夕而止及接戰于閩淮人視我師周遍郊野皆丈餘蓋陰兵之助也出吳越備史

黑風忽起

張曲江賀昭陵狀妖賊張志誠見昭陵山上黑風忽起直衝行首莫不昏迷及至慓橋之際並即散走又父老云往年權梁山之徒將逞不軌當時亦有烈風暴雨發自昭陵彼至京城賊還破滅

風礫晝冥道者迷

裴行儉為安撫大食使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

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

明日母大郎死

唐神堯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夜過寒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因駐馬問二人再拜起泣言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兵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憩亦自感傷亦欲先報於將軍耳神堯詰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俱笑言將軍貴人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蒼惶去云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煙蔽天而過神堯默喜明日破賊發七十三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乎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為佐佑焉柳宗元龍城錄

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

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晙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陽伯成上疏請封晙墓表異之乃遣致祭晙

王畯傳

軍勝祥應八

白牙中梟鳴晉謝艾討麻秋梟鳴牙中艾曰梟激也六博得梟者勝果破麻秋

梁上鷹集王敦反虞譚於本縣得宋人大姓數萬赴國難有野鷹集屋梁衆大懼譚曰起大義而鷹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

晉伐齊師曠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矣此鳥得空城故樂傳

孔烏噪營李敬業反武后遣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屯高郵孝逸後軍蘇孝祥率奇兵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孝逸退守石梁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溪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

却敬業乃敗

雲出軍上白兎舞吐蕃列傳蕭炅為河西節度留後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詔臨洮朔方分援寇絶臨洮道白水軍使髙東于拒守寇引去炅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兎舞大破吐蕃

黒氣狀如鬭雞符存審劉鄩攻同州存審與李嗣昭救之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黒氣狀如鬭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五代史

王方翼次葛水暴漲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次葉河無舟而氷一昔合時以為祥王方翼傳

占候九　避忌附

白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王者出軍太師吹律合音

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占夢搏晉楚戰城濮晉文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注晉侯面向上故得天腦所以柔物也陳天時蜀先主東征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後貫出之知有走氣吳志吳範治歷知風氣孫權襲關侯侯請降範曰有走氣言降詐也候者白侯去範曰雖去不免期明日之中權立表下漏待之有風動範撫手曰侯至矣皆如言也傳曰楚師陳不違晦陰盡之日兵家所忌六甲窮日鄧禹仲華為王匡所敗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大破之孤虛後漢趙彥少有術朝廷令宗資討太山賊彥為資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一戰破之又段熲為羌所圍樊志張亦在圍中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攻之可勝從之果破之

孔熒惑守歲

李晟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雲狀如樹

馮智戴帝閱其善用兵指雲問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

黃氣出西北

吳武陵吳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盾皆顛倒橫斜少選黃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陵告司馬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值木舉其盈數不閲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

兵可憂矣

梁臣王景仁開平四年為北面招討使伐趙進營於柏鄉乾化五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為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

柏鄉景仁歸

望雲物 李元諒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瑊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瓌軍洛口以為援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彼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果刼盟瑊犇還元諒兵成列出

氣若城 王世充十四年世充引軍與密戰洛南有氣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衆幾盡

李靖贊 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說為善用兵是大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巳

星墜賊營 崔義玄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義玄發兵而自統衆繼之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

没唐石 王重榮傳帝幸定州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没唐石惡之徙石門

考著龜責將帥 牛徽帝名徽曰今伐茂貞彼衆烏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争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也既而師果敗

每用征伐問無不中 馬重

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歷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

歲不利用兵

郭崇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五代

福星煥耀正臨天駟

四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意卿宜忠憤必在梟夷況自去年以來月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駟東漢書云畢為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為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今朕奉天道以行誅

鼉集城門

見妖怪門

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

薛萬均討梁師都也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

軍行險道十　軍道附

白穀梁齊桓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束馬懸車越太行

齊桓公 推石布土 後漢王霸治飛狐道推石布土築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 鑿山開道 魏鄧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粮運將匱頓於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 古之為軍不以阻隘 薄人於險 斥山澤之險 失道 李廣引兵與大將軍出東道亡失道後大將軍使持糒醪問失道將廣自殺 五將失道 李陵獨遇戰 導軍 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從大將軍征導軍知善水草處得無饑渴 壺頭之近 馬援討五溪蠻有兩道從充則塗夷而遠從壺頭路近而水險援以充道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充賊自破遂進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進 道

惡武帝責楊僕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

孔扼衝

魯炅拜襄鄧十州節度初賊欲剽亂江湖賴炅適扼其衝故南夏以存策勲封岐國公

迫險非便

李光弼僕固懷恩媢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使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獲伏兵發官軍大潰

南塞要衝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贄諫曰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扼通王命者惟褒邪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遑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優詔勞安

之陸贊路隘步騎魚貫而前李嗣業高仙芝討勃律署為左右陌刀將從平石國馳守白石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入

緩伐十一

白書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冀改悔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晦昧也言養之待昏昧而伐之觀釁而動　見可而進　持重縱之使盈其罪逗遛不進　逗撓逗遛而致撓敗也孔待其氣衰乃取李靖蕭銑將文士弘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食盡氣老可不戰禽江夏郡王

道宗年十七從泰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宗曰賊怙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剡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

願徐制之　牛徽楊復恭叛李茂貞請假招討節伐之帝乃以招討使授茂貞果有功然益偃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誅討徽諫曰岐國西門茂貞憑其衆而暴若令萬分一不利屈威重奈何願徐制之不聽

逗留其兵　天下兵馬副元帥李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闖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名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

白莊賈後期穰苴斬之史具軍政令門失期内顧内顧謂思妻子也見上注

王恢逗遛當斬之失道後期李廣事見上注不至質田廣明子都擊匈奴不至質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薄責廣明自殺注質所期處誤令失期後漢祭肜次孫與南單于左賢王信擊北匈奴期至涿耶山信初有嫌於肜行出高門塞九百里得小山乃妄以為涿耶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而下獄免孔告師期李愬李光顔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顔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未得其時一品集賜沿邊諸鎮密詔古人云聖人無巧時變是守蓋惜其時也昔漢武命將出師輕齋深入耗蠹中國三十餘年竟不能臣伏匈奴蕩定沙漠此未得其時也至宣帝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壞亂幾亡之厄單于稽首三代稱

藩烽燧不設邊城晏如此遭遇其時也

禁軍藥兵十三

白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傳毒藥傅矢後漢耿恭伯宗以毒藥傅矢曰漢軍箭神矢瘡皆沸虜乃解去禁兵刃吳志賀齊字公苗擊黝歙諸賊中有善禁者交戰官軍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皆還自向齊長情有思曰吾聞金有刃蟲有毒者皆可禁無刃者不可禁彼必能禁吾兵者也乃多作勁木白棓以精卒五千先登賊恃有禁彼必不備以棓擊之禁果不得大敗賊也羊祜遺藥陸抗不疑見示信門投藥水中公羊齊人殲于遂注殲潰也齊强戍之遂人共投藥水中人多死古者有分土無分人戍之非也孔賓鴆于酒于井揚行密壁黄鄂間杜洪賓

鴆于酒于井棄城去行容知不入

命受建牙遇敵飲藥白居易判同饋醪而

無他推誠猶可向毒流而不察雖悔寧追同上

白孔六帖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五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吳治昆

白孔六帖卷五十四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救援十一　將交惡十二

軍詐十三　軍矯命十四

專命十五　專殺十六

水戰一

白爭舟楫之利　我得上流何故不克楚司馬子魚曰燒浮橋

後漢公孫述遣任蒲田戎據荆州橫江作浮橋鬬樓上攅柱絶水道岑彭募人攻浮橋曾奇應募鼔舡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攅柱鉤船不得進奇乘勢因飛炬焚之橋樓崩燒船順風並進蜀兵大敗　周瑜赤壁戰燒曹公舟船具火攻門注　大司馬不習水戰荆門之事取

決於征南 後漢光武詔征南將軍岑彭司馬吳漢

樓船蒙衝 孫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軍不得前董襲乘大舸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追而斬之孫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

穿昆明池習水戰 漢武將攻昆明夷

以運船為戰 晉陶侃士行為江夏太守禦賊陳敏敏時寇揚州引兵西上侃乃以運舡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船討官賊但須聞上爾

以舟師伐楚 傳

晉王濬拜益州修艦作大船連舫方一百二十步受二千人木為城起樓櫓四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舡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造舡舟於蜀秭蔽江而下吳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丈餘闇置江中羊祜獲諜知情濬乃作筏數十縛草為人令先行錐輒著筏去又作炬長十餘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

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行無礙也

水戰則章邯已亡其城高祖圍章邯以水灌之

舟戰於江國語云越伐吳樓船將軍楊僕孔乘潮而上舳艫銜尾蘇烈為神立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耳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真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

縱戰艦於江中河間元王孝恭蕭銑據江陵俄進荊湖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於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湖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淠水楊行密葛從周涉淮圍壽

州行營出東西門由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蹴雪馳追清口不進甕淮上流淮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營使將羸兵一千人為前鋒師古易之方圍碁軍中不顧朱瓉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岍起其柵汴軍大囂即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淠水方涉為瑾所乘溺死萬餘

乘輕船 田頵攻趙鍠於宣州鍠出東漢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頵乘輕船追之鍠驚遂見禽

反舟順流 始頵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

擇善游者泝汴渠夜入 栢良器李希烈圍寧陵遏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泝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

造齊

雲船數百艘 南唐李景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

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舡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

竹笮維戰艦于河 事見火攻門

載灰豆江砂 五年春三月命王率水師大小戰艦凡五百餘艘皆龍形自東州來趨淮甸夏四月乙巳大戰淮人于狼山江將戰之日名指揮使張元實計之曰彼若徑當避其初仍令軍中宿理帆檣載石灰黑豆江砂以隨焉翌日昧爽淮舩果乘風自西北而下危檣巨艦勢若雲合我師皆避之而賊舟既高且巨不能復上我師反乘風以逐之復用小舟圍其上右賊迴舟而鬬因颺石灰賊不視乃撒豆于賊我則砂焉戰血既漬踐豆者靡不顛蹶因縱火油焚之吳越備史

致師二

白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環四方之故郤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訟敵國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並

周禮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傳

席於軍門之外晉趙旃掉戰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示無畏

踞轉而鼓琴轉衣囊也張骼輔躒致楚師

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

蹈師

掉戰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屯渭南糧少欲速戰魏勑司馬宣王堅壁挫其鋒亮慮遣書又致巾幗以怒宣王宣王將戰辛毗仗節奉詔勑乃止巾幗婦人喪巾遺之巾幗言其無勇以悼之

幗音馘孔

唐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朔率兵來救太宗自率驍趣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于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將挑戰先伏李勣程齩金秦叔寶令尉遲敬德執矟造建德壘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挑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遂引賊以入伏內李勣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遁典引退設伏取之

大呼致師尉遲敬德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矟畧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

致人者且令其自來贊皇一品集牛僧孺等兵法云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人者且令其自來況虜騎倏忽往來疾如風雷不可將兵遠襲今可以計攻者緣其有家口輜重不離漢境三二百里來去未得既有定所便可為謀魏武破烏桓李靖擒頡利皆用此計

糧少戰利速馬燧田悅敗走魏州李抱

真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悦與淄青常三軍為首尾欲不戰而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必破悦且来助是腹心支敵也 公孫上哲戰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

鹽城覆其軍 杜伏威傳

持重 三

白堅卧不起 漢周亞夫擊吳楚吳楚饑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梁王使韓安國扞吳楚 安國持重吳不得過

李廣下馬解鞍 李廣望匈奴千騎上山陣廣騎皆恐唯廣曰皆下馬解鞍示不去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遂縱馬卧胡引兵去

吳漢 後漢吳漢軍事激怒人倍其勇賊率五千人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自定突

擊大破之漢字子顏

射酒樽 王霸為後漢將賊挑戰霸不出享士倍樂賊射城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

帷中講論 張奐為匈奴中郎將烏桓叛燒度遼將軍門煙火相望奐坐帳中與弟講論若無事稍安陰使斬渠帥諸胡悉降

蘇秦曰任大功不輕敵

據胡牀指麾 晉謝艾討麻秋軺車冠幘秋怒少年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勸艾乘馬艾乃下車據胡牀指麾賊以為有伏兵不敢進也

射雉 賊杜曾勇冠三軍周訪惡之自於後射雉以安衆心也

骨鯁 諸葛亮數挑戰宣王欲與戰帝欲令持重乃令骨鯁臣衛尉辛毗仗節制之乃止

孔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 呂元膺拜東都留守始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擒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持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

子儀堅壁

子儀賊冦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將務持重 李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李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暴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不悅

持重安邊不生事 王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 哥舒曜討李希烈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

據城 李光弼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圖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荅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賊兵衆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

舉動安重 求塡賊圍

南陽急瑱與魏仲犀合兵救之不勝人情恟懼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

馭軍持重

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為靈武道行軍大揔管禦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

士死麻葦

房琯請自平賊詔琯持節招討李先進將北軍琯將中軍先鋒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

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

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五代史

請持重以敝之

哥舒翰奏言禄山雖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敝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擒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執曰禄山習用兵今始為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来利在速戰王師堅守無輕出關計之上也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出潼關

宜持重以養威

五代梁臣敬翔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

按軍不動 符存審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存審為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衂與德威齊名

陣四

白楚以甲午晦晨厭晉軍而陣郤至云陣不違晦 晦陰盡日兵家所忌

魚麗 鄭御王師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為偏以居前伍人為伍次之伍承偏之陣而彌縫補闕也此盖魚麗陣法

晉敗羣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

徒我車所遇又阨阨險也不使車以什供車必克更增十人當一車之用而舍車請更卒去車乃毀車以為行步陣五乘為三伍兵車車三人今以五乘之人合十五人更以五人為伍為三伍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左角參為右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狄人笑之大敗之笑其失常皆陣曰戰范匄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疏行首疏陣晉侯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陣之示衆也平陰之役也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子戟也尸陳也楚始於此參用戟奇陣李牧為奇陣張左右翼也史死地謂背水陣也兵灋曰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易左

次行次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兵法也右牝左牡國語范蠡曰凡陣之道設右為牝左為牡又曰凡陣早晏無失必順天時魏田預討烏桓屢伏騎擊之預因地形迴軍結固陣複陣圓陣陣圖晉書諸葛亮造八陣圖於平沙上壘石八行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文帝莫能識也營衛魏祖於官渡使運糧賊數絕之乃使十乘為一道十道方行以營衛之也鵝鸛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皆陣名越鴈吳越春秋陣名鶴烈莊子徐無鬼曰鶴列麗譙之間左角右牝並見上注衛為支離之卒陣名立成耿秉行止不正不結營部遠斥候有警軍陣立成也無行陣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軍陣行列之法也孔善布陣郝廷

玉吐蕃犯京畿與馬璘屯中渭橋它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嘆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未陣即犇

康承嗣寵勛軍皆市人囂而強未陣即犇相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脫收吏痕士三千以歸

分戟為陣

常山愍王承乾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氊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

自板渚出為陣

竇建德自板渚出為陣秦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奈秦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

兵家三陣

員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

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陣纔列執長矛馳入

羅士信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眙懼無敢抗須陀乘之大破賊

為兩方陣夾之

劉鄩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鄩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

八陣圖

嘉話録夔州西市府臨江岸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聚石分布宛然若有岐水之態三蜀消傾湧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及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漂聚行列依

然如是今不動

圖陣法上内史

煬帝遣使圖須陀士信陣法上内史

提刀略陣

王忠嗣請精鋭數百襲虜會賛普大酋閲武欝標川其下欲還忠嗣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牛馬萬計

問賊陣

李光弼賊帥周摯取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陣望曰彼軍雖鋭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殭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

請陣諸原

僕固懷恩娟光弼功餘見占候門三十二

祥雲列曉陣

殺氣赫長虹李白登廣武戰場

周成之熊羆

獨孤及八陣圖記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

陣解星

芒盡 李白塞下曲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

將帥簡軍士 除地為場北上中間二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為二軍進止之節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為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為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為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為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為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為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負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日至一

行表踠進如前遂復其初唐志 雲鳥陣杜甫謾說揔戎雲鳥陣 風前略橫陣紫髯分兩旁杜牧獨酌 四十六訣裴行儉為營陣部伍勝負别器能等四十六訣

戰傷五

白矢貫予肘及予手予折以御左輪朱殷張侯 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 刮骨蜀關侯中箭刮臂骨血流離盈盤器 佩刀截矢後漢耿弇擊張步飛矢中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被創 吏傷察吏傷吏亦傷 李陵居延北與單于戰令軍中傷三創者載兩創者將居一創者持兵而已 不任干戈李陵書曰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痛皆起 孔中流矢酣鬭不解史憲忠田洪正討齊蔡嘗

為先鋒闘三十戰中流矢酣闘不解由是著名

飛矢著身如蝟 深陽壯王道玄討王世充每赴敵飛矢著身如蝟氣益厲

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 段志玄從劉文静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静為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

對熱海苦戰狀 王方翼引見奉天宮賜食帝前帝見衣有汗漼處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之

剟膚敗面 剟膚浹瘡痍敗面碎剠頡韓愈征蜀聯句

每度出兵傷夷不少 賛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意

感勵士心 同上其傷夷校重妨使役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非惟感勵士心必冀漸完兵力

言念忠誠豈忘收奬 張曲江集鋒鏑之下各致捐傷言念忠誠豈忘收奬勑張守信書

擇將非良傷人巳甚 同上近者率爾無謀輕敵馳突不顧

遂損師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

慰邊將傷痍詔 封敖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痍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

重傷殘廢之卒 陸贄諫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

百戰傷痍 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痍同上

步鬭傷而身被數瘡 五代梁臣葛從周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墮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鬭傷而身被數瘡

體被十餘箭 張歸厚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鬭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舁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同上梁臣傳

軍士負之而還 王重師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

金創被體

戰必克捷徐懷玉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玉金創被體戰必克捷為梁名將

戰罷闘創在背者殺之杜伏威每戰輒先登戰罷闘創在背者殺之

血濺面不已王難得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目披虜郭目乃拔箭斷虜殊死前闘血濺面不已帝嘉之

在陣傷足江夏郡王道宗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

中創墮馬契苾何力貞觀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谷渾于赤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為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闘士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賊披劘去

殺傷太甚隱太子建成劉黑闥敗洛水建成問徵曰山東其定乎對曰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縣名處死妻子係囚欲降無繇

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劒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五代符

存張廷蘊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審之以為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同上

軍門幕府六

白轅門以車轅為門　牙門建牙也　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曰薄人於險非勇也傳　竇憲征匈奴以班孟堅傅武仲置幕與論文章傳毅字武仲　運籌帷幄　入幕之賓晉謝安王坦之詣桓溫令郤超坐帷帳中風動帳口開安笑曰郤生可謂入幕之賓　孔參帷幄機秘杜如晦秦王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　上謁轅門任瓌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　氣凌山河援桴軍門氣凌山河

韓雲卿平淮碑二龍烏承泚與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戰轅門號二龍 鬬於大荒孫逖伯樂川記鬬轅門於大荒 轅門照白袍杜甫喜聞官軍臨賊詩 風動將軍幕同上西山詩

名募七

白漢宣時西羌反募佽飛射士曾奇應募宜受上賞漢岑彭燒橋事 耶揄王郎反世祖令王霸於市募人霸至募見上注 市人皆舉手耶揄笑之霸慙而反

敢死之士 乙於鄱陽名募吳志周祇乙於鄱陽名募事下陸遜曰此郡人易動難安祇固陳可取之民 吳遜等果殺祇遜討破 豬突狶勇王莽時匈奴為冦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

奴名曰豬突豨勇也

晉馬隆字孝興涼州有虜隆請募士三千無問所從來鼓行擊之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俱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帝不許隆

孔戴紅抹額應詔婁師德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

彍騎張說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彍騎也

山河子弟呂元膺拜東都留守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趫悍善鬬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為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

募羣盜貸死曹華進棣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略定商河華遽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郤之不敢北

募者內應關播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疲軟不勝任播臧

稱李元平帝名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别駕知州事元平既至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内數百人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内應縳元平馳見希烈

益募兵號後樓都 周寶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

募萬死一生者 南霽雲張巡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餓有喑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

得衆二十萬 劉仁恭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塞閭里為空得衆二十萬

出金帛募兵 康承訓傳龐勛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

募卒二萬為左右鎮邪軍 高駢以軍事屬吕用之募卒二萬為左右鎮邪軍又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府

夜飛將 劉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本傳

徵兵滿

萬不如名募數千 韓文若名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鄉里勇於自戰徵兵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滿萬不如名募數千

募勇士爲宸衛都 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五代史

募牧兒三千人 哥舒翰安禄山反楊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霸上使腹心杜乾運爲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隷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

募兵得六萬人 畜至軍即斬首梟牙門幷其軍本傳

募勇士於市 封常清安禄山反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

募重 狄仁傑曰北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盧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

而約嚴蘇頲諫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所募皆儜劣寒傖劉仁軌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縣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儜劣寒傖無鬭志仁軌具論其弊人賈其勇韓琬上言往者名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鬭宗逃亡

願從征伐八

白從軍行徇國難奮身卜式上書聞南越反願父子與齊習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身國難賜爵關內侯願奮擊匈奴以贖罪竇憲年少從軍吳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呵叱不能禁止歸白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當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也又張昭弟子奮年未二十造作攻城火攻車步騭薦之昭不願曰汝年尚少對曰童汪

死難子奇治阿奮不才年不為少也領兵連有功

孔鼓三軍而進之 韓愈與柳公綽中丞書閣下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鬬之危也

挾策從安西節度府 馬璘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

更學兵書戰策 馬燧與諸兄學士策嘆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背軍 九

白考竟其妻 魏高柔字文惠為丞相理曹掾宋金逃亡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太祖更重其刑全有母及二弟主者奏殺之柔曰士卒亡誠可疾然聞有悔者宜貸其妻子一使賊中不信一使誘其還心太

祖善賣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之沒其妻子見察獄門盧毓見議殺逃士吳志孫策伯策初從袁術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内廐策使人斬之訖詣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何為謝耶孔

以兵自拔之李懷光陰通朱泚反迹寖露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李晟節度懷光懼下益攜落畏為晟襲乃奔河中其身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

卒奔亡李翰三臣論樂毅一為燕將纔勝齊師剉屻於二城之間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奔亡

蔡士多亡去朱全忠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

蔡士多亡去 赦亡命背軍梁本紀開平元年十一月壬趙德諲傳 寅赦亡命背軍髠黥刑徒

乞師十

白楚子囊乞旅于秦傳重辭 穀梁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重辭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也

哭秦庭 左傳吳入楚楚申包胥詣秦乞師立依庭墻而哭日夜不絕音水漿不入口七日而得兵

漢陳餘從田橫藉兵 藉借也

告急 晉伐鄭鄭子駟如秦乞師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

同恤社稷之難　犯圍求救　犯師而出 宋華氏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犯師而出送之

一宿之行 史趙魏攻韓韓使陳筮如秦乞師曰事急矣公雖病為一宿之行見穰侯穰侯曰急乎筮曰未急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言未急何筮曰急將變

孔清河太守乞師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為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

原之有士卒可以一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為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使指耳真卿為出兵二千

請乞兵淮南 辛讜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千人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詰浙西見審權

平巢 王重榮巢復振憂之與楊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乞師馬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帥師從之遂平巢

往救必俱亡 王珂朱全忠謂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渡河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即劾珂交結克用為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為何綱所迮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荅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同上

乞師李克用 劉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内外援傳

絕人相食仁恭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本傳遣使乞兵契丹漢劉旻為折德扆所敗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使乞兵契丹契丹遣楊袞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諸將疑鎔詐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疑鎔詐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敗梁軍

救援十一

白犄角戎子駒支曰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犄之諸戎角之諸侯相滅亡齊不相救則桓公恥之穀梁匡救其災大國之於小國周禮宗伯以襘禮哀圍敗同盟者會財以救若宋災也矯命救人史魏信陵君無忌矯命令如姬竊軍符於魏王卧內矯發晉鄙軍以救趙奉漏甕沃焦釜秦攻趙趙無食請粟於齊不與周子

曰趙齊楚之扞敵邑救趙之急若奉漏甕沃焦釜也**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漢閩越圍東甌田蚡以不足煩中國嚴助曰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蠻夷告急天子不救欲令安歸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輔車相依示不相援後漢馬武王霸攻周建武敗奔霸堅壁示不相援賊乘時輕進襲背破之

劉備求救於呂布布至謂諸軍曰玄德布弟也故相救布好解鬭令植戟營門射小支中則諸軍皆罷一發中之諸軍皆伏遂罷兵此亦宜僚弄丸之類

夜不相救世祖擊赤眉耿純伯山營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夜攻純純選敢死士出戰後敗之世祖明旦與諸將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大軍不可夜動故不相救也

違詔不相救吳楚反攻梁梁急曰使使請救於周亞夫亞夫堅壁不出梁請於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但絕吳糧道吳食盡而退擊大敗之

孔遣神策將援哥舒

曜拜東都汝洲行營節度使討李希烈屯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栅殪人于壍以薄壘曜若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角道屬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自解

觀望莫肯救張巡傳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復遣南霽雲如臨淮告急引進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威聲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饗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

指一座大驚為出涕辛不食去指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甑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援矛刺賊

李光弼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名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

詔入援

北邛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冠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

梁求救于晉

劉處讓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五代史

俱受朝委共防患害

張曲江邊鎮統軍詔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異一家況在絕域尤宜相援

赴援

梁太祖紀秦宗權聞盧瑭

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兖州朱瑾鄆州朱瑄來赴援

敬瑭求援契丹 敬瑭從鎮天平不受命曰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擬諸鎮外求援契丹可乎晉紀

甲辭歸窮 劉仁恭敗退壁瓦橋甲辭歸窮於李克用求救克用為侵邢治本傳

將交惡 十二

白廉藺 史記廉頗曰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我羞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與爭望則引車避曰兩虎鬪勢不俱生吾先國家之急後私讎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史遷曰智勇兼之也

兩虎私鬪 後漢寇恂在潁川賈復部將犯法恂斬之復怒欲手刃恂恂每避復於帝坐相遇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為解之遂交歡

易諸將 魏志帝欲假賈逵節曹休曰逵性剛侮易諸將不可以為督魏略曰

休怨逵遲呵使勑豫州拾棄仗逵曰為國作豫州不為拾棄仗與休更相表魏書云休欲罪逵逵絶無言

呂蒙曰老母待卿食吳甘寧廚下小兒有過失投呂蒙蒙恐殺之不即還後寧齎酒禮與蒙母蒙與升堂乃出廚下兒寧許不殺斯須還船縛於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勑船人增纜解衣臥蒙大怒會鼓兵欲攻寧蒙母徒跣曰至尊待汝如骨肉何以私怒甘寧蒙聞母言即自至寧船笑曰老母待卿食寧嘘唏曰負卿即與蒙俱見母歡宴永日

左傳郤至曰楚有六間其二卿相惡二卿子重子反也此六間之一

不可以私憾忘義魏張遼屯合肥孫權圍之李典曰不可以私憾忘義率衆與遼破權

陳武備相見晉王濬等伐吳濬不受渾節度濬先平吳後論功先後因不平渾子濟亦數毀濬濬常疑渾渾詣濬濬陳武備然後相見其相疑如此

孔私忿不成大功

馬燧田昂降燧請以洺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為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於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

不協　五代朱珍梁兵攻掠四方李唐賔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畧等而驍勇過之珍嘗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賔伺察之珍與唐賔不協唐賔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為和解之

大將不協　郭虔瓘陝王為安西都護詔虔瓘為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玄宗齎詔書諭解曰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

互防飛謗　陸贄奏議李建徽楊惠元兵馬狀四軍按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忿其事多凌已端居則宜防飛謗欲戰則遞怒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

軍詐十三　取詐偽門事附

白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謂孫武事刑法志變詐　白起詐坑趙降卒四十萬　衛鞅請樂飲史記衛鞅遺魏公子卬書曰往與公子驩今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會盟樂飲而罷以安秦魏卬以為然會飲伏甲兵攻卬敗其軍豈尚詐謀哉　左實右偽偽以衣物為人形韓信擊魏益為疑兵陳舡欲渡臨晉而伏兵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晉將征南尚無掩襲之計羊祜尅日戰天兵逐北寧多變詐之謀　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　苟求詐勝匪念德功擊東南備西北周亞夫擊吳吳

奔壁東南亞夫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也

貿易衣服後漢虞詡字升卿為武都守不滿三千兵土羌衆萬餘圍之詡陳兵令從東郭出北郭入貿易衣服迴轉數周羌恐而退設伏邀之大敗

反間敵師太祖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遂將示馬超超果疑遂與太祖有應

孔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顏杲卿兼御史中丞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

張疑幟王雄誕與李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巘張疑幟夜縛炬於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遂追擒之

使羣類密者過陣李密王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使羣類密者過陣譟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兵詭

道 盛彥師與史萬寶鎮宣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為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

張疑屯虛幟 楊恭仁為涼州揔管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

詐為糧車 裴行儉突厥反蕭嗣業討賊不克詔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揔管先是嗣業餽糧數為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

給降 常達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彊達敗其子仁杲斬首千級舉遣將仵士政給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衆二千歸賊

陽約降 李光弼入太原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珍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又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

干没于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

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

刻木作婦人衣絳披髮康承訓傳龐勛反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披髮兵過斫而火之

夜叢萬炬疑賊郝子儀吐蕃犯武功乃遣知節為前鋒擊鼓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為游奕直度滻民給虜曰郭令公來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

兵屯八百里黃巢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媪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況軍八百里

乎乃多設疑兵李賛皇賜王宰詔意廣立虛寨多設疑兵蓋為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

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馬燧田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為埸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田悅敗走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二萬級

作機橋康承訓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絕士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

縛藁為人張巡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

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塹益兵圍之

閉壘示怯　五代王景仁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梁遣于友寧攻王師範師範乞兵於行密遂斬友寧太祖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酣退坐名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

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　同上劉鄩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黄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

詐為降書　梁臣朱珍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為降書陰使人名珍約開門為内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内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礫石以

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

賊疑救至 黑齒常之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人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

大舉九節度討慶緒 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郭子儀傳

許言救兵至 葛從周太祖攻朱瑾于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為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濠從周掩擊之

軍矯命 十四

白擅發 漢書段會宗擅發戊己校尉兵有詔許贖之

陳湯矯命誅郅支 朝廷以矯

制収繫按驗耿育言陳湯討絶域不覊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云云谷永訟陳湯策虜奮發報十年逋誅雪邊吏宿恥執憲之吏致之大辟云云

馮奉世字子明持節送大宛客因設其兵擊莎車王莎車王自殺議封蕭望之以奉使有指而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後法不宜封上善之

矯制拜官魏鄧艾伐蜀劉禪降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驃騎送於京師司馬宣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艾曰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也

漢魏春秋詔曰司馬法曰賞不踰日欲人速覩為善之利昔鄧禹入關承制拜季艾為河東守來歙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皆非先請臨時刻印

觀釁而動以信事君節當慎守**用權制敵**利在從宜**在師律而貴貞**豈綸言之可贖**且不稟命**其何議功**士師雖許專征**君命誠難擅發**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宜淮瀍論無從公牘請雖切於利便各自貽於矯誣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則專之可也傳苟利便宜則非專違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

上將誠為擇利監軍未可與權宜豕破竹安可守株　師律尚貞兵符示信示不敢專　是謂擅凶豈宜刑放矯制取馬益軍後漢臧宮擊公孫述衆多食少轉輸不至時帝遣謁者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乃進兵矯制赦罪人廣漢羣盜起拜孫寶子嚴為益州刺史親入山谷告諭羣盜非起意渠魁皆得悔過歸田自劾矯制矯制受降馬援討五溪蠻宋均監軍援卒均以道遠士病乃矯制令呂仲奉制書入虜營

告以恩信而勒兵隨之蠻夷震怖斬大帥而降均為置吏而還自劾矯制世祖嘉之

孔從屯李晟會吐蕃欲往北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

專命十五

白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傳謂太子帥師

魏絳戮楊干之僕公怒曰必殺魏絳絳曰軍事有死無犯為敬云云公跣而出謝之也

擅誅羌任延為武威太守坐擅誅羌左轉邵陵令

討旁郡賊後漢李章為琅邪太守北海夏侯思反因太守而據營陵章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上章

曰二千石行不出界兵不擅發章按劒曰逆虜無狀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無恨遂引兵斬獲三百餘級上狀帝嘉之

不拘科制 太守表鍾由守司隷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以事持節不拘科制

專之可也 大夫出云云見上注

黃鬚兒 魏鄢陵侯彰乘勝北至桑乾長史以上馬疲又授節度不得過代違命輕敵彰曰帥師專行唯利所在縱敵非良將遂斬獲鮮卑太祖持彰鬚曰黃鬚兒意何大也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諸葛亮數挑戰魏使辛毗仗節制兵司馬宣王固表請戰亮曰彼本無戰心請戰者示武爾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擅紀功 後漢馬緄鴻卿擊武陵蠻有監軍張敞承宦官意表緄擅於江陵刻石紀功也

違制受降 朱祐仲先圍秦豐降檻車送洛陽吳漢劾祐違制受降違將帥之任世祖不罪

孔將得顓制 裴度為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是時

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

不從中治 李靖五代孫彥芳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

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 白居易河朔復亂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

安於專行病於羈制 陸宣公奏議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獲其所病斂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

制得自專權得自縱 李覯上宰相安邊書擇一虎臣練萬虎責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

將無分權則成功 同上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

凡臨軍對寇士卒不用命並得專行其罰 唐六

典兵部下多專命吳世家撫州危全諷叛彭彥章彭玕危仔倡皆叛隆演問嚴可求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敗可求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戰於象牙潭執金諷彥章

葛從周太祖遣攻劉守文以蔣暉監其軍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来不可迎戰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

專殺十六

白穰苴斬莊賈見軍政令門注

斬監軍御史穿軍壘漢胡建字子孟守君政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為賈區注小菴屋坐買賣也胡建斬御史出城奏於懷中曰穿窬不由路是謂姦臣按軍法正無屬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制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建何疑

將在別

屯殺人泰彭事見偏將門注孫策斬逃騎士孫策事見背軍門注晉職官志云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得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乃居之

孔殺偏裨李元諒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既而遇諸道即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詣燧謝燧大怒將殺元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即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瑊亦為請燧赦之帝以專殺恐有司劾治前詔勿論

麾下為股慄哥舒翰事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為大斗軍副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倨見翰怒立殺之麾下為股慄

斬陴者披闔內軍郭子儀至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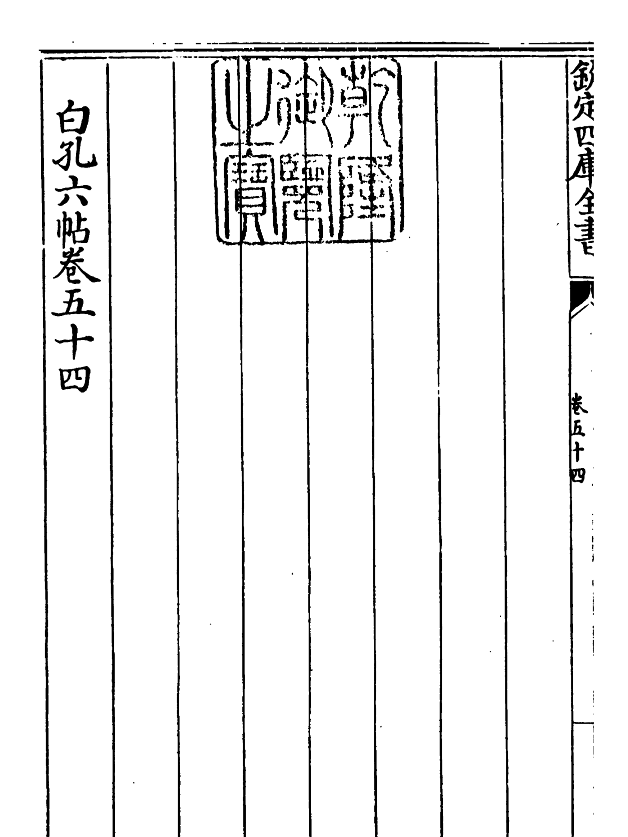
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為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陴者披闔內軍乾祐走殺安邑安邑偽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

大將路嗣恭後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大震

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殺柳公綽拜京兆尹方起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榜殺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

非用高瑀不能安李長至乃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

斫父墓射殺柳仲郢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父墓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嘉其守本傳



白孔六帖卷五十四